

一瓢医案

清·薛雪生白著

清·吴金寿子音纂

骨小肉脆，定非松柏之姿。脉数经停，已现虚劳之候。先天既弱而水亏，壮火复炽而金燥。岁气一周，一损，岂容再损？秋风乍荐，已伤，难免重伤。证具如前，药惟补北，非敢说梦，聊以解嘲：生地、沙参、地骨皮、麦冬、金石斛、生鳖甲。

苏禄国贡使久咳不能卧案：辨八方之风，测五土之性，大率贵邦偏在中华之巽上，箕尾之前，翼轸之外，阳气偏泄，即有风寒，易感易散。来此华夏，已属三焦。况不得卧下，肺气大伤，止宜润降而已：蜜炙枇杷叶、麦冬、川贝、甜杏仁、经霜桑叶、米仁。

《内经》谓：骨肉柔脆之人，其质本弱。然以脉症较之，其咳原属手太阴得之。闻先一人补之，后一人泻之，邪则从补而升，元则由泻而虚，竟成庙兵出而岸兵入也。亦参末议，共博一笑：

北沙参、燕窝、桑叶、冰糖、川贝母、紫菀。

少腹有形隆起如阜，上至心下则厥逆。来疾去驶，虽大力人拒之不能却。上则人身为之上窜，下则人身为之下坠，不能强挣。一翕一辟，一上一下，乃至人身上下如舂杵。口鼻两阴之血，随其上下溢出，群医不能治。余思此症载在《难经》，特未曾缕晰示人耳。且云：“此物伏在脐旁上下则少楚，伏入脐中则少安。”可见脐旁两穴，亦与此条相合，且弗揭明其义，一任群公思而得之可也。

用薄荷汤送下神秘丸。以病人自思此汤饮之，其物倏伏而不动，故亦用之。

素来扰亏根本，不特病者自嫌，即操医师之术者，亦跋前疐后之时也。值风木适旺之令，病目且黄，已而遗精淋浊。少间，则又膝胫肿痛不能行。及来诊时，脉象左弦数，右搏而长，面沉紫而时时作呕。静思其故，从前纷纷之病，同一邪也，均为三病，次第缠绵耳。由上而下，由下而至极下，因根本久拨之体，复蒸而上为胃病，是肾胃相关之故也。倘不稍为戢除一二，但取回阳返本，窃恐剑关苦拒，而阴平非复汉有也。谨拟一法，略效丹溪，未识何如：

羚羊角、木瓜、酒炒黄柏、伏龙肝、生米仁、橘红、马料豆。

痲劳得愈，如麟毛兔角。或叩之琼台丹扃间，求金光一叶，庶几悦然：

小建中汤。

脉象右三部洪数弦急并现，左上数中紧。先患阳精不升，次及于阳络不固。盖至阴生阳，不屯失精为先天，至阳出阴，失蒙吐红为后天。是有形始兆之

后，复现先后天俱病。即察至真有余之躯，亦不足以供其渐耗。今将投味厚入阴者乎？抑投味薄清阳者耶？窃恐山川草木，皆不足以还返金品。莫夫大药金丹，周天火候耳。然又不可不以服食之方佐之，拟候尊师同订，终惭布鼓。希谅之：

建莲肉一斤(带心扑如麻子大，饭上蒸、晒九次为末)，麦冬肉一斤，嫩荷叶半斤，顶生地四两，金樱子半斤(去毛)。

以上四味熬膏，同莲肉粉杵为丸几，秋石汤送五钱。

抑郁顿挫，侘傺无聊，心乃偏倚，十二官皆无主，则阴气并于阳也。投以重镇之剂：

生铁落、郁金、半夏、苦参、橘红、茯苓。

阳极升而不入，阴郁沉而不附，是以有昼无夜，离明当午而睡，水渐衰矣。治以交阴阳，引卫入营。毋云血家忌半夏也：

半夏、酸枣仁、生地、生甘草、糯米、茯苓、米仁、去油乳香。

暑热时邪，病经二十日。诸法具备，何必问途于蹇足，既承触暑相招，勉尔挥汗撰方：

川连、半夏、生甘草、淡芩、茯苓、生姜。

此症原属胃乏冲和之气而起。要之冲和之气，即太和元气。位天地，育万物，无非此气。少有不足，已非所宜，况大有所损乎？拙见宜谢绝一切，高养山斋，饵以药石，廓然世外，庶几霍然。若在操觚莲幕，非所宜也。吾闻君子赠人以言，爱人以德，故琐屑及此：

旋覆花、木瓜、生谷芽、炙草、代赫石、白芍、糯米汁。

病更节后，医历多人，朝张言热，暮李论寒。脏腑各有受盛，运气各有翕辟。渺尔一躯，遍尝补泻，不病亦病矣。宜守正持法，幸勿好大喜功：

当归建中汤。

脉弦劲如循刀刃，全无冲和之气。水气太过，金令不及。从后来者，谓之贼克。苟非致太和之气，以消乖戾，必至阴失潜藏，阳无所倚。履霜坚冰至，岂可不未雨而绸缪乎？老子云：“齿刚则折”，殆其是也。切嘱切嘱。此方存之，期于左券。

炙甘草、北沙参、料豆皮、冬桑叶、生白芍、麦冬肉。

中土以嵩高而定八方之位，是蜀在坤矣。毓斯境者，脉宜缓而流利。今洪搏太过，面黄气重，幸在浙已久，若处故乡，是脉象当血溢。即日回蜀，宜早服丸以滋之：

六味地黄丸。

清贵之脉，类多六阳，次则六阴，是皆纯淳之象。今体禀六阳，是一征也

。息分九候，位分三部。虽一部之中，均察脏腑，而左部显然者，心肝肾三脏。今寸来空大，是心不藏神也；关脉滑数，木无水养也；尺来浮大，水气不衡也。火以木为体，木以水为母，先天一气，由是通明。故知离中偶画生阴，心气日欲下交；坎中奇画生阳，肾气日欲上承。是即心肾一交也。丹诀云：“水火相交永不老”者，此也。无非寻常日用之间，心欲宁，肝欲和，肾欲实。庶无恍惚悸动以及肢末不利，而四体泰然矣。谨疏一方，先滋营卫，颐养之法，再图疏呈：

人参、枣仁、远志、当归、炙草、熟地、茯神、元参、白芍、木香。

脉象较前稍和，两手平均，俱就六阳本体，可卜无外来之气，惟营卫少虚耳。但观簿书旁午，是心阴不得不养，肾阳不得不藏，以供日用之精神，以副临民之至意。先配汤药，带往省中，日进一剂培补；随配膏丸相继。宪体精神，自当日臻康泰矣：

人参、枣仁、归身、炙草、茯神、元参、白芍、杞子、熟胡桃、桂圆肉。

《内经》称三阳结乃成膈者，单指太阳、阳明、少阳也。今从脉色较之，少阴与厥阴亦病。若以填补下焦为首务，固所当然，但胃关一部，从何飞渡？且有一团郁火，挟木邪横亢于中州，得热为伍，愈肆猖狂。苦寒势所不容，甘寒势不容缓。倘令肺不生津，大肠不生液，津液愈亏，为病愈繁矣。且逆上者，肝邪也，水不生之耳；不纳者，胃病也，肺气不降耳。一身之中，津液真精，皆为切要。愚见专事于此，未识如何？先进五汁饮，次商投药可也：

芦根汁、甘蔗汁、茅根汁、鲜藕汁、水梨汁各一杯，生姜汁、沉香汁各一小匙。

诊得脉象，惟有虚细无力，弦象俱退。手足颤振，此元气亏弱之征。前此投药，俱无少效者，盖为元气不克载药行令耳。今元气一日不复，则病机一日不退。病机与元气本不并峙，此长彼消，理之常也。据愚见，汤药在乎其次，必以直走先天之品剂为膏丸，朝斯夕斯，久久自足。元气元精，一朝而复，后天饮食，不强自强矣。因此症非暴感内伤，不必数更方，以苦阳明胃口。且经不云乎“适于胃者为补”。煎药久服，适于胃者否耶？愚自吴中承给谏公之命，来斯一诊色脉，固知不出此理。勉为镇台留三日者，一则感镇台下士之隆，一则为给谏公笃亲之爱，而欲浙中诸医，一批隙导窾，以报镇台。今参脉症，毋事更张，直补先天可也。议呈煎膏丸三方。煎则暂用，膏则时时频服，丸则清晨为定。俟填补二十日外，便有消息。尚当叩阶复诊如何？（方未见。）

尊体本阴虚，阳气并邪独发，热廿余日不解。盖阴液枯，不能作汗，邪亦不解也。连剂养阴之后，邪少松则大汗泄，是云行雨施，品物咸亨之候，何疑其脱耶？但弱体久病不解，元气愈亏，此邪稍出，大汗作，亦属接补关头，不

容少懈耳。心静，则气定而神住，切不可忧扰神气，致阳气上升。至嘱至嘱：

人参四钱，熟地一两，抱木茯神二钱，天冬三钱，制首乌五钱，左顾牡蛎六钱。

脉空弦，腹中急痛，肝病也。治肝不应，治脾亦良法也：

粗桂枝一钱，没药五分，白芍二钱炒黄，甘草一钱炒黑，琥珀一钱，饴糖钱半。

骨小肉脆，本非松柏之质；补泻温凉杂投，岂是济生之术？幸能食便实，秋令尚可扶持。然破（月困）脱肉，侧眠经阻，医者犹然梦梦，何也？仆老不谈医，聊书数语，并拟一方：

熟地、炙草、当归、生左牡蛎。

十二经皆有咳，胃病安得不咳？况此土病于金脏，而腑亦病，于此而求其痛与泻，一在于胃之上脘，一在于肺之腑，所以无从踪迹也。仰屋图维，必须分兵合剿。乃得拟一法，请诸道长。以此而益精之，或当刳菟可采，为虾力于行舟何如：

江西赤石脂六两（缎），炒黑干姜一两。二味为末，黄米饭为丸。

人参一钱，炙黑甘草一钱，大枣五钱，饴糖五钱，桂木一钱，酒炒白芍二钱，煨熟生姜一钱。水煎一次，去渣，送服前桃花丸三钱。

病本湿温，元气不能载邪外出，有直犯中焦之势矣。拟梔、豉上下分开之，姜、苓左右升降之，芳香之草横解之，以冀廓清诸邪。未识得奏肤功否：

黑山梔、淡苓、川郁金、生香附、炒香豉、生姜、鲜石菖蒲、生甘草。

病久绪紊，终不离乎厥阴一脏。今商佐金气以暗制之，营益气以抚绥之，实太阴以堵御之。亦子贡存鲁，霸越灭吴之意：

羚羊角、人参、制首乌、清阿胶、麦冬、云茯神。

诊得真气久不周于四肢，又暴受暑邪类中，遗溺目瞑，脉弦数而上承鱼际。肝风为足厥阴，暑风为手厥阴，手足两经得病，瘖而不能言者不治。且移至近地凉处为病室，外解暑邪，内用对证之药以救其逆：

羚羊角、竹茹、连翘仁、鲜桑枝、半夏、鲜石菖蒲根。

人生五十，一脏衰，况向六乎？所患聚讼者，皆主肾脏。盖以所述，大旨在扼定脾此，则枢机得，而四运成矣：

独术膏，先用十斤可也。

真气已漓，病何能愈？有愈之方者，其仙乎：

归芍六君去甘草，鲜桑枝煎汤代水。

此太阴被湿气熏蒸，无肃清之权，木无畏，右肩臂渐显不仁之象。曲蘖伤生，而尚甘之，我不解也：

生米仁、鲜芦核、生地、嫩桑枝、白归身、赤芍。

人身之脉，胸走手，腹走足，八十丈周于一身。未有沉寒筋之损而不及于下者，先后异时，为患则一。非鲍姑之艾，文伯之针不能愈。内服八味汤可也：

桂附八味丸。

佞布之人多嗜，积郁之人多火。久而久之，佛郁之性，飙发波掀，若狂若魅。药石既不能与，先与丹药焚于室中，以辟易其狂悖可也：

如意丹七丸。

须眉自落，皮毛淖泽，脉来浮涩，此风也，非衰白也。三十六种，同出异名，非浅可之疾。夏月宜食香风蛇(即俗名黑风蛇也)，与鸡煮食之：

白归身、白麻、赤芍、生地、早莲草、僵蚕、银花、菟蔚子、夏枯草。

头痛，盲不见人为一忌；肝风，呕吐胆汁为一忌。相与有年，知己惟此一人，岂宜坐视。务得挽回为妙，然国有数存焉者矣：

沮胆汤去枳实，加天麻、钩藤、桑叶。

是证究属肝风，则厥阴一经，未易制也。在古法：有镇摄一法，有培土御之一法。所以东垣有半夏天麻汤，而景岳又撰左归以补其阙略。今二法皆不能纯用之矣，拟出入一方备采：

人参、焦术、茯苓、柏子仁、半夏、陈皮、熟地、白归身、炙草、鳖甲。

久咳移邪犯胃，因咳而肺肃无权，故气升逆。勿用泻损肺气之药：

水梨去心带皮捣烂，丝绵滤清，慢火熬成膏，收入磁瓶内，蜡封口。每日开水送五钱。

阳明脉实，气急而喘，壮火食气，消烁真阴。夏气开张而剧，剥枣时坦境也。此刻不能他图，姑与温胆汤，少衰其热，以保伤金。

温胆汤。

体盛之人气必弱，寒热乍起，即现小便短数，头项瞤动，舌干齿燥，气促，脉左弦右弱，渴不欲饮。皆元不胜邪之象。恐其乘津液之衰，遽而内陷，宜谨慎斟酌，缘此时正当燥令故耳：

天花粉、卷竹叶、厚橘红、青蒿梗、麦冬、六一散。

脉数，五六日不更衣，舌黄唇焦。胃热炽矣。况前服之药，皆辛温耗阴之品，今非寒凉不可。然宜小心保护为主，因热邪深入阴中，而阳气独亢耳：

川黄连、枳实、瓜蒌、赤芍、生甘草、陈皮、杏仁、木通。

病之原，由食柿过多，得寒而起。于兹二十余年矣。要知柿为西方之木，其实禀秋金之气而成，其与肺金同气相求，可知其邪入肺，发为气哮，久则肾水无本，虚而上泛为痰。胃为贮痰之器，所以降气汤、六君子，由肺及胃

，皆得小效。而不除要莒，与即墨不拔，齐地终非燕有，况脉象尚悍，当深入病所为是。拟仲景方法：

甜葶苈，苦葶苈、大枣。

嗽而失血，已逾三载，缠绵不已，色黯脉弦，嗽益甚，环口色黄。由于肝脾，及于肾，上藏为其所取，给而不能应矣。饮亦从而为患，逐之不得，滋之无功，迁延日损，莫可弥缝。当取其中以冀流布，庶几近之。拟宗建中法，加以涤饮之品，俟阳明升而继以大补太阴，然后渐入纯阴之法，否则非治也：

小建中汤去姜，加茯苓、姜皮。

古人造字，两火着力为劳，故为君相二火而说。温补中州，以静痰之源，补下焦以益水之源。但病势已深，恐非一击可破也：

熟地、枸杞子、元参、牛膝、茯苓、紫石英。

横则为三坎，竖则为川水，中间一点真阳，水亏则露，为龙火，☐为震，震下之阳，与之同源，升为雷火，所以雷为木属，皆阴中之火也。纯阴之药，愈泼愈炽，一切草木，无能制之。当用一元丹，久服愈矣：

澹秋石五六觔（斤之异体字），红枣浆为丸。早服五六钱，晚服二三钱，以阳秋石少许点汤送下。

脉弦数，尺独大，咳而喉痛失音。乃数载失红之后，其阴亏火炎，不言可喻矣。唯有至静之品，引阳潜入阴中，庶近《内经》之旨。然须作静摄工夫，使阴秘阳密，得坎离相交之力为妙：

熟地、海石粉（捣烂）、金石斛、北沙参、茯苓、麦门冬、生白芍、龟腹板、山药。

形忽渐瘦，脉虚极，气怯偶咳，目黑脉弦，忽忽不乐。补气补血，人所知也，宜将阴兽，引入阴中，药犹得力。早晚捕獭一头，取肝阴干，用鹿角胶，各于木器杵碎。早服鹿角胶末一钱，晚服獭肝末一钱，皆开水送下。此常用百日之法，今拟煎方先服：

人参、茯苓、菟丝饼、南枣、焦冬术、炙草、枸杞子。

左关搏指急疾，右关弦大。无胃气不归元，充海无根。右关如是，当剧于春；左关如是，当折于秋。恐左关为应，勉拟古人乙癸同源之治：

大生地、女贞子、枸杞子、茯神、元参、怀山药、紫石英。

此病起于费心劳碌，风寒不节，遂至咳嗽吐痰，久则内伤。内伤者，内中脏气伤也，即古人所谓虚劳证，总不得愈。必须绝去费心劳碌之事，一毫凡念不起，助之以药，或可延年：

麦冬、阿胶、桔梗、炙草、沙参、米仁、茯苓。

此痧劳也。由于太阴伤损，日传至足少阴。脾气少澹，则入下藏也。百无

一治，速宜返棹，闭关静养。方一首奉赠，日饮可也：

熟地、阿胶、百合、枸杞子。

花甲之人，两尺独大。二藏已衰之际，岂宜如此？急进已癸同源之法可矣：

熟地、女贞子、菟丝饼、茯苓、元参、早莲草、枸杞子。蜜丸。

此真阴亏证，俗名百日劳也。稍有伏暑，所以寒热愈甚。惜乎治之不早耳

：

熟地、茜草、青蒿、元参、滑石、丹皮。

坎中一画，真阳孤飞于上，一交已午之月，神水金丹，亦奈之何：

老生姜、天冬、怀牛膝、甘草、川石斛、元参、女贞子。

禀性好食辛，医书云：“多食辛，令暴卒。”今诊得色脉形骸俱惫，不须暴卒，亦不长生。自宜持其病。令先服三生欲：

生地黄、赤茯苓、麦冬、粉甘草、生米仁、红枣。

此一损证也。从上损之下者。一损肺，肺再传心、传肝，传脾，传至肾，则骨痿不能于床。断不可再投理肺，以速其损。怕猪肚丸可服：

猪肚丸。

未过五旬，形脉色俱衰，叩之连丧三子。得不如是耶？况复伤其孙乎，此非药饵所能者也：

川贝母、生地、茯苓、麦冬。

脉得数而且弦。此阴亏症也，并非外感。今以虚火升而头痛，渐有金水两伤之势。静摄乃得，药饵其次也。熟地、女贞子、麦冬、龟板、元参、澹秋石。枣浆为丸，开水送下。

肺为水主，热淫则融，融则水源竭矣。土为金母，不承则金无生，金土金水三脏日渐，苟无玉液，神精安能返？既惫之有形，虽拟禁方，亦据古人之常谈耳：

苇茎汤。

心阴虚则易汗，肺阴虚则多嗽，肝阴虚则火升，肾阴虚则发热，脾阴虚则便塘。非一真阴乎，怯症之渐也。但知头痛医头之为良医，不知履霜坚冰至，君子其为忧危之心也：

炒白芍、小生地、麦冬、枣、桂枝末、炙甘草、青蒿梗、云苓。

诊得脉细数而微，舌干黄，下利，身焦燥而不润。此为下多伤阴，热邪因之而内陷，大可虑也。治法轻以清其邪，苦以泄其热。未识应否：

川连、小生地、人中黄、淡豆豉、木通、金银花。

饮食不和者，太阴亏也。葛稚川《肘后方》有一味治虚劳之法：少阴厥阴亏者，鹿角散；太阴亏者，神曲散。今用神曲散：

真陈六神曲研细炒香四两。每食后，用开水调服二钱。

中焦为气血津液朝会之所，今诊得胃气不能脉中流布，其亦元气中馁也。酸以摄泄，辛以流动，惟甘以培养，因增肿患而却之。拟方备阅：

橘白、灼艾、醒头草、麦冬、木瓜、五味子。

厥有十四。泄为一法，镇为一法。曲直太过，不特侮土，并其上不畏金，镇法恐其格不相入，因其势而利导之，然后润之滋之。鲜有不济者：

羚羊角、金铃肉、生甘草、淡吴萸、黑稽豆、生白芍、云茯苓、川郁金汁。

仲景书云：“疟脉自弦”。一句开尽人天眼目。今三部九候之中，并无一毫弦象可见，与正气相战者，非比春之风、夏之暑、南方之瘴也。于此推之，思过半矣：

草果仁、炒厚朴、陈皮、白茯苓、制苍术，炙草。

脉愈按愈大，可知阴气不足，疟邪得以深入。漏芦、鳖甲，补阴太过，非花甲劳心之体之所宜，汗泄过多，阳气亦虑，胃间伏邪，水饮不入，种种皆所一不胜也，岂宜再从汗解耶？病者小心，医者慎之：

人参、蔻仁、淡黄芩、生牡蛎、生地，陈皮、小青皮、生首乌、新谷、姜汁。

明系肝风上冒，左尺脉碎乱搏指，此乙癸同源，肾肝同病也。但少阴之脉，不至于巅，惟阴能至。以肝为重，肾次之：

羚羊角、生地、半夏、白芍、当归身、陈皮、茯苓、菊花、女贞子。

此由金水不相承挹，故咳久不愈。切勿理肺，肺为娇脏，愈理愈虚。证不可泛然滋阴。

北沙参、整玉竹、云茯神、川石斛、甜杏仁、生扁豆。

短气失音，喉中时作水鸡声，右脉如革，面浮色痿，肺胃应之，心下痞硬。补泻纷更，动无一效。甚于水令，剧中春候。拟进苇茎越婢成汤，进饮三剂：

石膏、桂枝木、白芍、杏仁、冬瓜子、生米仁。

本属湿温，化在三焦，充斥腠理。误伤手太阴、足太阳之气，必致渐入虚损一途，非病之过，治之过也。必移入高明静虚之宝，治以百日之遥，庶几得之。拟方开太阳，益太阴：

淡干姜（同五味子捣烂）、茯苓、地骨皮、桑叶、生扁豆、生甘草。

弦动无情之脉，即名胃少。虽非《难经》所谓但弦无胃，而久病有此不宜。莫因失血而久进纯阴之药，阳气抑而阴无所恃也。拙见且进甘温：

建中汤加人参、炙绵芪、归身。

病在奇经，治他经不应。要知血行清道，便知清气不肃，所以鼻红昏晕。二者皆出督脉，好异无用。以古法之法治之，自效。

生地、犀角、广圆核、侧柏叶。右蜜丸。早服五钱，晚服三钱，开水下。

暑者，热中之阴邪也。心先受之，侵入胞络。怠惰不语，神昏肢冷，为不治。今脉迟软，渐有是机，四末渐冷，竟有内闭外脱之虞。急用通阳救逆之法，仿右大顺散之义。未识何如：

桂枝、半夏、焦白芍、炙甘草。

右脉扎搏，耳聋，血下溢，寒热不已。阴络所伤，而厥阴不摄。当从至阴中宣出热邪，是存阴第一义也：

青青、白知母、生白芍、炒黄柏、鳖甲、鲜荷叶。元米一合，泡汤为水。

右脉一息七至弦，右脉一息六至紧（原书即为两个右脉：出自《浙江中医杂志》），咳而不得息。阴气已弱，金水同受病。且议景岳六君煎投之：

金水六君煎。

素有喘症，形气怯弱，咽痛不肿，时咳。此新感风温在肺，气不下肃。尚宜清降：

桑叶、白沙参、块茯苓、杏仁、川贝母、南枣肉。

禀质既薄，咳红，极易伤阴。不可理肺，缘水出高原，肺主气母，藉以生津补液，周环百脉故耳：

生地、清阿胶、枸杞子、料豆皮、麦冬、百合。

昨所同议之方。以两关按之，脉弦。特借仲景旋覆代赭法，同四磨饮投之。旋渡有转旋之功，代猪为镇坠之品，咸寒可降，酸可入肝；四磨则渐摩运化，使手太阴得行清肃之令，足厥阴无克侮之暴。今诊得两关弦象已减，面浮少退，是药已应，而暴渴欲饮，则仍然如故。是则阳明之府，中垢不去，煎熬津液，下流一日不通，上流一日上泛。虽有补虚之策，孰敢泛投？且其虚脉虚象，显然彰著，势不容缓。前既借仲景之法，以退两关之弦，此独不可借仲景急去宿垢以存津液？然未可以子和霸法投之。拟以缓法，推陈致新，仍候昨日两道长印可何如：

旋覆花、代赭石、人参，煎送沉香化气丸二钱五分。

滋营养液膏：

女贞子、广皮、干桑叶、熟地、旱莲草、白芍、黑芝麻、枸杞子、鲜菊花、归身、黑鲁豆、玉竹、南烛叶、白茯神、沙蒺藜、炙草。

右前十四味，各四两，后二味各二两，天泉水、桑枝火熬成膏，收入真阿胶三两，炼净白蜜三两，磁瓶贮好。每日卯时挑服五六钱，开水送下。

此方为林下服食之大药，肝气不和之妙品。贞、莲二味，法二至以暗转阴

阳；佐桑麻，为调风气应候，播植生机；助以杞、菊，为升降之春秋，亦承流以宣化，归、芍辛酸，一通一泄，使无或滞之情，地黄、蒺藜，一填一养，不致肌虚之困；藿豆滋水息肝；南烛培元益气；茯神、玉竹，为营卫报使，橘红、甘草，为喉舌真司；阿胶济水造成，激浊扬清之凜冽，蜂蜜一花酿就，和风甘雨之仁慈。服之不特调元却老，且以见天地之生生有如是也。

心脾双补丸：

人参、元参、五味子、远志肉、麦冬、茯神、酸枣仁、柏子仁、于术、川贝、生甘草、苦桔梗、丹参、生地、川黄连、金华香附、朱砂。

右为末，用桂圆肉熬膏代蜜，捣丸如弹子大。每晨嚼服一丸开水送下。

经云：“女子以心脾为立命之根。”凡心脾气郁，郁则从火，久久不解，渐耗五阴。特制此方，有通有补，允与丹溪、立斋诸公相颉颃者。方义盖取人参养心气，麦冬益心津，生地、丹参益心阴，茯神、远志安心神，五味、枣仁收心液，川连、甘草泻心阳，桔梗利心气，朱砂镇心怯，白术健脾阳，香附畅脾阴，川贝疗脾郁，特重其数，以对待心脾二脏，龙眼代蜜，大补心血，甘草和脾。丸如弹大，细嚼吞下，不致直趋下焦，其功倍著矣。名曰心脾双补法。

治产后少腹结瘕：

人参、云母粉、当归、金铃子、生地、吴茱萸，炒血芍，炒白川芎、干漆、制香附、藕粉(生用)、老白韭根。

右为末，真神曲糊丸绿豆大。每日百丸，空心开水服下。